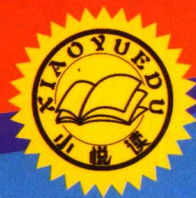


XIAOYUEDU 小悦读 XIAOYUEDU

中国新锐作家文学经典

一个人的城堡

有了风儿，是微风，柔柔的。风儿轻轻抚着水面
水变得丝丝缕缕，有了几分暖意。这片水格外的透明
连漫不经心的人也能清清楚楚看到
水下几丈深的东西



熊卫民 著



 江苏大学出版社

一个人的城堡

熊卫民 著

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人的城堡 / 熊卫民著. -- 长春 :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13.5

(小悦读)

ISBN 978-7-5677-0083-3

I. ①一… II. ①熊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11978号

书 名: 一个人的城堡

作 者: 熊卫民 著

责任编辑: 朱进 责任校对: 朱桥
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 12.5 字数: 186千字

ISBN 978-7-5677-0083-3

封面设计: 林雪

北京东光印刷厂 印刷

2013年6月 第1版

2013年6月 第1次印刷

定价: 24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社址: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邮编: 130021

发行部电话: 0431-89580026/28/29

网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
E-mail: jlup@mail.jlu.edu.cn

目 录

M L L L

我远去的竹垞·····	1
万安桥头·····	15
老坟边读书的女孩·····	20
桃花薄·····	23
长岭街的古·····	26
皇道策马·····	33
云冈上空的鸟儿·····	53
黄土地里的好人村·····	58
想在恒山隐居·····	62
张家界给我一种微微醉意·····	66
大乐古村·····	74
相思山记·····	78
心花开放在圣安寺·····	81



空 山	84
空 街	86
天池月	90
梅 池	93
龙源仙韵	96
团湖心莲（二章）	99
与山水共脉动	106
山居秋暝	110
老青树，老青树上的鸟儿	116
一个村庄的深处	123
一竿江湖	125
一枕青莲	127
一片黄叶的沧桑	130
拈 花	131
进入灾难时态的探寻	133
沿小路悠四季	141
捡脚印	145
化“俗”为雅，大惊大慰	148
静寂的风景	152
老周的微笑	154
不朽的高贵	156
“支配人道”之力	158
自在读书	161
与妻斗茶	164

贫穷与高贵·····	167
读《人生哲理枕边书》随想·····	168
黄菊绽放的夜晚·····	170
幸福在哪里·····	173
劫 修·····	178
在方丈阳台里（三章）·····	186



我远去的竹垅



少年时的那天早晨，被父亲急匆匆带上车离开竹垅，在这座古城游走了二十多年。前面有路就走，走着走着，却没想到边走边丢失，单纯的、质朴的、热情的，自以为固有的一片葱郁乐土，皆为新日子所消灭。后来竟慢慢感到一种空洞萧索的痛，滋生一种厌烦情绪，感觉生活得太累，脑海里便时不时地翻滚出湘北山凹里小屋场的村情野趣。

竹垅是外婆的家，是我的出生地。我来世上好像是专为竹垅而来，竹垅也在默默地等候着我，为我准备着襁褓用品，竹编的摇篮、细软的竹枝铺在小被褥下、竹笋在暮春褪换下来的笋壳，经泡制则是柔软的尿片。我的人生过程在竹的怀抱里开始。

眼睛感知记忆的第一篇，是漫山的竹子，满眼帘的绿色。日头的位置不一样，绿得也不一样。日头当空的时候，绿得玲珑剔透的，绿就是一个未出阁的少女了，轻风拂过，一山都在惊悸的颤。早晚的太阳下，红光渗进绿颜色里，这绿是一种朦胧秀丽的绿，就像刚过门的表嫂，温柔，含着淡淡的羞怯。

竹垅是错落在竹林里的老屋场，也许太过偏僻，来往屋场的人很少，仿佛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庙宇。一条小河，水薄流缓，清清亮亮如女儿面，两岸的山峰竹林挤得她瘦瘦的，恬静地从大山里淌出，归宿于茂密的竹丛。千百年来，小河赐予竹垅鲜活的天地精气。小河在老屋边的山崖下拐了一个弯，一半儿水翻着白花花，哗哗地欢唱着跑了，另一半水累了，懒了，不肯走，硬是在铁青的崖下赖出一个幽深诡秘的潭。竹



山里一帘薄水从崖顶淅淅沥沥洒落到水潭。绕崖的植物繁衍异常茂盛，湿润的绿叶油油的，鲜亮妖艳。那树棵棵长到了极致，整个身上蛆附着毛茸茸的青色苔草，藤蔓则像蛇一样缠绕至上，又倒悬而下，风吹曳动，幽森森的唬得人头皮发麻，怀疑里面藏满了鬼魅蛇虫。

夏日，这里就没有安静。黑皮黑肉的表哥和屋场里那些透着野性的小伢子，每天光着屁股在水潭里兴风作浪。他们装做鬼脸怪叫着从崖上扑到水里，半晌才从水里露出水淋淋的头来。玩累了，一丝不挂，分手脚成太字晾在潭边滚烫的石板上。当时的我，年幼身体潺弱，不敢下潭玩水，便坐在潭边的石头上，脚伸到凉森森的水潭里，看着太阳溜到竹梢后缓缓把一山绿翠翠的竹推倒在水潭里，把潭水染得碧绿碧绿，整个儿像一块儿微微颤颤的绿绸，是这般的鲜润可人。

当时的我，满以为夏季的天地就是绿字，一个单色儿。

断黑，山窝里静静的，没有起风，暑气还在屋里闷着。而月光之下的小河像降了云，起了雾，腾起一片虚幻，几步之外看不清物。妇女们则借着月光，在水潭上游河边的石板上洗菜浣衣。月光把她们的影子照在水里，一荡一荡的活像一条条的鱼儿，手里的棒槌一起一落，重重地砸在拧成条的衣服上，发着“嘭”，“嘭”的闷响声，嘴里也不停地说一些家长往事，嗤嗤咯咯地笑着。在太阳底下炙烤了一天的男人们，赤条条地在水潭里扑腾，凉爽爽的潭水立马清除了他们的疲乏，恢复了原始的活气，高声笑着骂着，故意说着痞里痞气的话，那个刚过门的小媳妇听了脸红耳热心跳的，一分神，棒槌“咚”砸在石板上，棒槌脱了手，“啊，啊！”地甩着震痛了的手。年岁大的媳妇可是过来人，说的话比男人还要粗蛮。哦，不要脸的，有本事过来，让我们看看剥了皮的猪有几斤几两。上下两边又是一片谑笑。夜气浓了，收了白日的炙热，水渐渐冰人。媳妇们唤着自家男人的名字，挑着水担提着衣物菜篮回家生活。

早晨放牛，是山村小伢苦得不能再苦的差事，睡眼朦胧满心不情愿。大黑早，七八岁的小伢就被大人们拧着耳朵，从床上拎起，叫唤着：“懒鬼，鸡叫了三遍，还赖在床上。”小伢的眼睛还闭着，半梦半

醒，歪歪斜斜爬上牛背，挺冤枉地嘟囔：“我没听见哩。”话语也含着浓浓的睡意，一团混沌，只有自己听得懂。

高挑的竹梢挂着月亮，悠悠晃晃，往西边沉去，刚才还能辨别出黑灰轮廓的山坳，一下天与地合拢成无边际的黑暗。阴郁的林子里，不知是什么禽兽，嘎喇喇地怪叫着，声音飘忽像鬼魅，像在远处又似在近处。大清早，山野里很多蚊子，那蚊子大的，像直升机似的，密密麻麻的，在满是露水的草间飞舞。小伢们瞌睡大，这一切都不知晓，只当从小屋到了这间天地大房，趴在颠颠簸簸的牛背上做梦了。牛识得路径，晓得哪里草肥，好性子地自个儿慢行。趴在牛背的小伢还当睡在床上，翻个身掉到了地上，后脑壳硌到石块上，用手一摸，黏糊糊的有腥味，龇牙想哭，又怕同伴们笑话，瘪瘪嘴把哭声吞回喉咙，又爬上了牛背。

成团成团的雾，从幽谷竹林咕噜咕噜地涌出，挤走了夜色，把牛背上的小伢呛醒，鼻子痒痒，“哈一欠”一声喷嚏，小伢头上的小鸟受惊，箭一般射向天空，原来它把小伢蓬乱的头当成一丛草。猛地抬头，路边站着一竿枯竹，竹头欲坠不坠的吊着南瓜大的土球，团结着嗡嗡的大黄蜂。太阳接替了月亮，把山里照得晃晃发亮，潮潮的地上湿气蒸腾，蜜蜂在草丛中嗡嗡地叫。到了山坡下，牛群争先恐后地往陡陡的坡上爬，简直比打着走还快。小放牛伢们也活了，跳下来牛背，满山坡地疯闹逗打。

我从小就爱静，放牛时我爱带一两本连环画。很多时间，我惬意的躺在老黄牛身边的草地上看书。田埂边的草是最肥最好的，它们借了田地里的肥力。在田埂边放牛就不能看书了，得手抓住牛绳，一眼不换地看着它吃，一不留神它就会吃田里的作物，比如稻子、棉花苗、黄麻。牛最喜欢吃稻子了，又青又肥。伤人家青苗这事是最不能干的，像我这种管不住牛的人，总是尽量让牛远离田地。有一回，老黄牛的鼻子奇怪的喘着粗气，我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四下张望，只见老黄牛前脚蹄踏着一一条青竹蛇的头，蛇的尾巴还在茫然的缠绕着，我吓出一身冷汗。

竹垅里冒出炊烟，白鹭鸶在屋场上空盘旋舞蹈，狗吠声远一阵近一阵的响起，饱餐露水草的牛满足了。该是上学的时间了，小伢们尖叫着



在不紧不慢回走的牛背上翻着斤斗。

放牛，在我童年的生活里，占有浓墨重彩的一笔，这幅散发出宁静安详的、自然的生命气息，弥漫着浓浓的村野味道的画面，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扉页上。

竹垅的冬天虽然冷，却也温馨。北风吹响尖厉的哨音时，木门掩上了。屋里墙上被几辈子烟火漆得黝黑，上面刻着一代代的主家堂客们幽幽的心思。靠门的火塘里，茛儿火旺旺的，年轻媳妇的世界便移到屋里。整个冬天，忙完屋里屋外的活，坐在火塘旁的木墩上，脚有节奏地晃动竹摇篮，哼着只有自家幼儿听得懂的歌，灵巧的手里纳着一双又一双的鞋底，那一针一线纳着贤媳对婆婆的孝心。纳自家男人的鞋底时，俊眼瞟了一下静静寂寂地坐在昏黯的火塘角落里草椅上的婆婆，脸上飘起一片红云，窸窸窣窣到床边，从娘家陪嫁过来的红漆衣箱底，翻出一方红巾，剪一颗心藏在千层鞋底正中间。

太阳被北风推着，走得快，在屋顶亮瓦露了一下脸，就翻过屋脊，挂到了西山坡竹梢上。女人起身推开黯黑斑驳的木门，山坡竹木草丛，经过北风寒霜的啃啮，显得很憔悴，但看上去却粗犷，好像自家的男人。男人在坡地里赤着膀子，正挥着锄头挖地。女人倚靠木门，眼里起了雾走了神：男人怎么像春天的河水，劲头总是高涨不衰，白天在山地耕一天，晚上的劲头还是那么足。

天黑下来了，女人进屋拿着火剪，往火塘里加了几根柴，眯着眼睛鼓起腮帮用竹吹火筒对火塘吹风，“呼，呼，呼”地把火塘整得红红火火，女人在火塘中间的铁梭梯钩上挂锅做饭。饭菜喷香后，她拂拂头发，扯扯衣襟。年轻媳妇候着晚上，白天的太阳把女人烘得软塌塌的，月亮把晚上揉得绵绵的。

“伢他爸，吃饭啦——”

“哇——”儿子醒了，门前狗吠声起，男人回来了。

竹垅的日子就是这样原始简单，在天与地之间，踩着太阳亘古不变的脚步，“晨兴理荒秽，戴月荷锄归”，乡亲们日子过得清贫，但心满意足，自然自在。

现实的世界，叫人眼花缭乱，似乎处处是诱惑，却处处又是陷阱，而真正属于自然的，简单的，叫人安心的空间，大多数时间只能钻到记忆中寻找。每天下班后，气咻咻地钻进家门，把厚厚实的钢质保险门关上，只有这几十个平方就实实在在属于了我。只有在这个空间里，我既可以当皇帝，又可以是平头百姓。在阳台上种植了几株苦竹和漫墙攀爬的绿色蔓藤，挂上几副山水画。关上双层玻璃窗，就算是与世隔离，自我感觉有些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的味道。在阳台徜徉时，便把这几株半人高的苦竹，当成葱郁的竹林了，这就是我的大自然。

二

竹垅四围的青山如屏，处于与外界不相往来的状况。竹垅一畝田，养育十来户人家，山上厚积着枯枝烂叶、禽畜粪便沤化的腐植质黑土，被河流雨水带到田地里，自是天赐的好肥料，插上筷子也能发芽，风不调雨不顺，五谷杂粮种什么丰收什么。山民们虽然日子不是十分富足，四季锅里不断米，天寒有棉衣裹身，过年过节有肉吃，来了稀客有酒敬。

一个屋场实际就是一栋大房子。东头是大舅家，青砖青瓦墙，青石板砌成的天井，把堂屋分成上下两重。下堂屋围着四间房，上堂屋房子明三暗五，屋子阴静空敞。大舅的房子与竹垅十多户房屋相依相靠，幽暗曲折的弄道把各家各户连接起来，从大舅家串到西头的泽喜伯娘家，晴天晒不到太阳，雨天湿不到鞋。祖上把家族建筑群体凝聚在一起，各家邻舍之间联成一体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乡里乡亲融洽亲和。同时，各家又有独立的生活空间，显得完整而宁静。

整个屋场，没有哪家门上挂锁，很多门上的锁扣只是摆设。路人口渴了，你可随意推开哪家虚掩的门，如果主人不在家，你只管在阴静的屋里，借着屋顶玻璃亮瓦洒下的亮光，在靠墙的水缸舀水喝。主人在家呢，肯定会给你沏上一杯姜盐茶。男主人还会用废书废报纸，或从小伢子的练习本上扯下一张纸，卷上自家种的烟叶，放到嘴边用唾液涂粘好，双手递给你。你坐在光溜清凉的青石门槛上，喝一口茶，解渴解暑。再深地吸一口喇叭烟，一股强烈的生猛辛辣烟味，呛进心肺，解乏



提神。你歇好了，到了生火做饭的时候，主人留你吃饭，你千万不要忸怩，大大方方答应就是了，因为主人是真心实意的，你到了他家，表示你看得起他。主人肯定不会吝啬，跑到鸡窝捡几个准备换油盐的鸡蛋，拌着野蒜炒上一盘招待你，碰到家里殷实一点的，还会端上一碗香得叫你流口水的腊肉。

一个屋场的人多多少少沾点亲带点故，生活在一起，总有些鸡飞狗跳、鸡毛蒜皮的事，让邻里之间出现一些齜齜的话语，“但都是亲戚嘛，别让外人看见了笑话。”经第三者调停，基本上没有隔夜仇，明早出门做功夫时，又说说笑笑在一起。自耕自给的生活，竹垌人自比神仙，不肯离开这方土地，有的人一辈子没到过县城，最远只到了与竹垌接壤，距离不到六里的湖北小镇赵李桥。他们想象的县城大概就是比赵李桥多几栋房子，这房子可能很大，能住几十人或几百人吧。

外婆伴着大舅家生活，住在火塘屋里。屋静得没一点声息，外婆老了，一辈子围着火塘猪栏边转，烟熏火燎的，眼睛已经像火塘边的墙，昏暗看不见光了。火塘角里像沙发的草椅，是大舅在北风来之前，用一捆糯谷草编织的，温暖软乎，一整个冬天这里就是外婆的世界。一群乌鸦在空旷天野旋转，“啊！啊！”地叫着，声音乍听起来叫人心酸得像腌渍老缸里的酸菜，外婆把躺在怀里的小孙儿轻轻地放到地上，孙儿不肯离开温暖的地方，赖在外婆的脚边。外婆叹着气起身又抱起赖孙子，眼睛的深凹空洞，装着老人一辈子没说清没道明，难提起还丢不下的心思。火塘里幽幽的茺儿火光，忽闪忽闪地照在屋角的棺木上，这是外婆以后睡的地方。这里原先并排放着两口棺木，外祖父在前年先睡进去了。儿女们成家立业了，像神仙一样滋润的日子，却怎留不住这老鬼呢。她又担忧着孙子们，这几天他们总在一起很神秘地嘀嘀咕咕，说的一些话她似懂非懂，好像是要到山外做什么生意。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竹垌人祖宗三代中还没人做过生意，他们是做生意的料吗，真不知轻重。她又重叹了一口气，吩咐媳妇：明个儿，带些香火香油到官山庙里去拜拜，求菩萨保佑，别让山外的妖孽勾走了伢细崽的魂。天这么冷了，明日还要烧一桶热茶送到凉亭，让过路人暖暖肠胃。

屋场后面官山上有一座庙，建筑不是很古老，却有很大的年岁，门前的大榔树，老得空了心，三四个人抱着不拢箍。香火也旺盛，神台上祭品不间断。小伢子看到老鼠、野狗和鸟偷吃祭品供物，像发现奇迹般兴冲冲地告诉父母：庙里没有神仙，供台上的东西，是什么什么吃了。大人们陡然脸色大变，急忙找一把草擦擦伢子的嘴，惶恐不安地说：菩萨爹爹莫怪，小伢子不懂事。

人们眼里偷食祭品供物的生灵是神佛的化身，神佛会经常以各种形象在人世间现身。神佛在竹垅人眼里无处不在，从你面前出现的一束草，一棵树，狗、猫、蛇、老鼠、河塘里的鱼虾，爬上岸的鳖鱼、乌龟，甚至向你讨乞的叫化子，都有可能是神或佛的化身。神佛在不同的地点，幻化成各种形象，点化你，引渡你，只是看你是否有缘。穿着黑色长袍的老人，拄着长长的，油光水亮的棕黑色竹烟竿，捋着稀疏的山羊胡，给我们说着一些稀奇古怪的事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个头上长满癞，身上生满疥疮，缕衣邋遢，散发着臭味的乞丐奄奄一息地倒在路边。我们的一个老祖宗路过时，看到叫化子作孽，便把叫化子背起回家诊治。叫化子在老祖宗背上说，你救我的命，我要报答你。掏出一只癞哈蟆，要老祖宗吃掉。善良憨实的老祖宗想，人家一片好心感谢自己，他给的是毒药也要吃下。他没说二话，吞掉了癞哈蟆。哪想到，癞哈蟆入口生异香，滑溜溜地入了喉。更叫老祖宗惊奇的是背上的叫化子，越背越轻，他惊诧地回头，背人哪里是叫化子，而是一个笑咪咪的胖菩萨。菩萨下来说：“你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好人，我特意渡你成仙。”

竹垅人对神佛的敬畏是虔诚的，真正发自内心，对因果轮回，善恶终有报，深信不疑。

在竹垅西边，高高的石布岭上有一座似房非房，似庙非庙的亭子，一条古驿道从凉亭中穿堂而过，人们叫它为凉亭。凉亭自始以来，宁静地伫立在山峦叠翠中，供过客歇脚乘凉，躲风避雨。山里岭多山高，人们进山出山，走亲访友，总有累脚的时候，于是竹垅的先人，就在这里为过往行人修建了凉亭。凉亭建筑很简单，但能够避风遮雨，土木结



构，两面土墙，左右两边有木头架起的连墙长椅，供人就坐休息廊内。亭里放着一只木桶，桶里放着长柄竹水瓢，桶里给人解渴的清亮甘冽的泉水总不见少，亭子木柱上永远挂有供旅人更换的草鞋。老人们在自己生日时，不会忘记到凉亭翻瓦补漏，行善积德来加寿。青年男女在过年时，来这里修缮凉亭，清除尘草，以求来年吉祥。

外公的爷爷是竹垌的私塾先生，凉亭廊柱、灰壁上的题词和楹联出自他的手笔，尽管书艺不怎么精湛，人们坐在亭中休息时，看一看这些墨迹，也平添了许多雅趣。

人有情，天地自然有趣，亭后，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树张开绿伞，把凉亭掩在肋下，毫不经意地制造了一幅古雅风景。歇在这里，沐浴渗着花木幽香的习习轻风，听着枝头小鸟的轻唱，心就会感到无限舒爽酣畅。你就不愿走，不愿动，你就怀疑是不是落进了一个美丽而神奇的梦里。

这凉亭不仅是山里的“驿站”，你来到这里，还会猎到一幅幅充满野趣的风情图面。火辣辣的太阳把大山烤得有些发烫的时候，上山砍柴的，进出山或有事无事的女伢崽们，从这边或那边的弯弯的山道上闪来，一时，凉亭便拥满了挑逗的嘻笑。一些讨嫌的男伢崽，便在这时光着上身，四脚八叉地躺在亭面上，故意呼噜呼噜打起响鼾。女伢崽们也不是吃素的，她们中间有人悄悄地下到山涧，抓几条滑溜溜的泥鳅儿或拎着张牙舞爪的螃蟹，放在闭眼装困的男伢崽黑黝宽阔的胸口，惊得他们如火燎般弹起，“咯咯咯”又一阵翠鸟般的笑声从亭尾洒下，溅在山涧溪水里流向远处。

夜里，皎月似水，满山里铺下一层清辉，凉亭成了男伢女崽们幽会的场所。山这边手电筒光闪几下，立马山那边的手电筒光跟着闪，这手电筒光就像一条缠绵的丝线，把从男伢崽山这头牵来了，把女伢崽从山那头牵来了。于是，这凉亭便是一叶小舟，装载着山里人的爱情，幽静静地停泊在幽幽静静的月夜里……

三

我所居住的楼房，当初搬进来时视野还算宽阔，现在越来越逼仄。

站在阳台上，进入眼眶的是林立的高楼，宽阔的马路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。我总是拿它们跟竹垅的青山与绿水相比，尽管城市满是高楼大厦，路上永不断流的车龙、霓虹灯，可我怎么也产生不了爱意。我怀念漫山遍野葱茏滴翠的楠竹，水潭里清澈甘甜的绿水，石板铺的小路、躺在老屋天井里的棕黑色竹床上，看到的星星、月光。虽然高楼里没有野兽出没，宽敞的街道上人头攒动，车如流水，但我对都市喧嚣的恐惧，甚于对山魃鬼魅的恐惧。

为了让阳台多一点自然的味道，我买了一对画眉装进竹笼，挂在窗户上。没想到有一天，它们竟然用喙啄断竹笼栅飞走了，留下几片羽毛，几点殷红。妻子心疼买鸟的几百元钱，我却莫名其妙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荷的感觉。我黯然走到窗口，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为鸟儿的命运祈祷。这对在蓝天白云中自由翱翔的精灵，逃脱了樊笼，但还有捕捉它们的大网在无情张开，地上无数枪口弹弓瞄着它们，即使躲开了枪弹，它们又是否能在城市被污染的空气中展翅飞翔呢。我颓然低下了头，这个星球上的生灵都在逃避人类，我害怕这个世界到最后，只剩下孤独的人类。

我童年时期，在幽静的竹林中行走时，吆喝一声，说不定有一只拖着长长的花翎，色彩好看的野鸡受惊，钻入你的怀抱。那片遮天蔽日、郁郁苍苍的山林竹丛里，那美丽各异的鸟禽说成千上万不过分。各种动物出没其间，獐子、豪猪、刺猬、花面狸、老虎、野猪和蛇虫、豺狗不计其数。时常野鸡与家鸡同群，天寒地冷时，有野兽钻进屋里避寒。有水的地方就有鱼，小河、沟洼、田圳满是鱼虾，鲢鱼，鲤鱼，青鱼，草鱼，鲇鱼，鲫鱼和龟鳖。鱼都不是很大，一斤半斤的算是大鱼，小的一指二指长，不用垂钓，只将竹筛里放些饭粒，沉到水中半会儿再取出，就有鱼虾在里面活蹦乱跳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屋场前那株老榔树光秃的枝头上挂着一轮幽冷的玄月，整个屋场里没有哪家有灯光透出。不远处，偶尔传来一两声野狗无力的汪叫。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，卧在树下嘴里不停的咀嚼着稻草。小表姐凤儿缩成一团，坐在门口那块冰冷的大青石上，暮色里那双



大眼睛忽闪、忽闪地盯着老牛的嘴，突然跑到牛边，抓起一把稻草向嘴里塞。凤儿的肚子里只剩一个饿字，她心中想的是饥饿，脸上写的是饥饿，大得出奇的眼睛里刻满的还是饥饿。舅妈最害怕、最头痛听到的一句话便是小表姐仰着脸无力地说：妈妈，我饿！

“凤伢，在搞什么？快去屋里去，外面冷啊。”舅妈拉着凤儿的小手向屋里拎。

“妈妈，我饿。”看着凤儿那张瘦小的脸，和相衬之下那双大得出奇的眼睛，那纯真的眼眸装着对尘世的不解，对食欲的渴求。

“凤伢乖，咱再等会儿啊。”舅妈紧紧把凤儿搂在怀里，流出两行无奈的泪，这年月有谁不是在饥饿的炼狱中。

舅妈日夜都在为有什么东西可以下咽而困扰，她看着饿得直哭的孩子一筹莫展，地里能吃的东西早就被人们捡了个精光。人们吃糠咽菜，吃树皮，甚至吃观音土。观音土，乳白色、无味、无毒，吃了以后肚子会有充实感，因为这玩意是不会被消化的，吃了以后就留在胃里很长时间。走投无路的舅妈在极度饥饿之时，带着凤儿到河畔的田里，抠出一坨白泥放入嘴里，滑滑的，什么味也没有，喝一口水，咽下，肚子就不饿了，有了久违的充实感，缓解了饥饿带来的痛苦。但是，观音土吃多了，后果只有一个，腹胀致死。没办法，饥饿难忍呀，同时，饥饿又吞噬着生命，要想活下去，再难吃的东西也得吃。凤儿吃了观音土后，屙不出，大便的时候，小脸憋得通红，硬是拉不下来，她勾下头看看，地上有殷红的血迹，本来就疼痛难耐的她一下子哭了起来：我不屙了，我不屙了，小表姐一个劲地哭喊。舅妈用手一点点儿把粪便抠出来，凤儿惨叫声持续不断。以后的大便，凤儿有了恐惧心理，不憋到肛门决不大便，可越这样越痛苦，舅妈感到神经快要崩溃了，更让她感到要命的是，她发现凤儿的脚已经肿了，腿也开始肿了。舅妈清楚地知道，再往上肿，肿过上身，肿过头部，人就要完了。这种浮肿病在村上已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性命，凤儿表姐同样也没能挨过那岁月。

厚朴善良的竹垌人，他们就是饿死，吃观音土胀死，对山间田里的飞禽走兽蛙虫，却没有人动念头打主意。他们碗里的荤物，只有自己养

的三样：猪肉、鸡汤和鱼。因为其它的生灵不是人的盘中之物，吃了要遭报应。这里还有一个恐怖的传闻：公社某位好吃的干部，在河堤碰到一只大如磨盘，色泽如金的鳖鱼，捉回家炖着吃了。没出三天，这位干部就在捉鳖鱼之地，跌进水里淹死了。这个传闻可能是杜撰的，但祖辈传下去的“做多了造孽的事遭报应”的古训，竹垅人是不越雷池半步的。

那时，我却一点也不喜欢这些禽兽，这山林竹丛。经常听到大人们讲一些极其可怕的传闻，比如某某人担着几刀肉去敬孝岳父，在河对岸山林里走了一夜，天明后，发现还是在原地转圈，担子里的肉变成阴阴的绿色。这是山林里的“无常鬼”在作怪，说者总是脸面失色，听者背脊骨发凉，汗毛竖立。山林竹丛里的鸟兽山魃鬼魅，使我恐惧害怕，童年很多黑夜我是在与此相关的恐惧中渡过的。

竹林里花里花哨的雀鸟，让人讨厌，它们整天噪聒、嘴贪。屋场边的桃子、李子、梨子、桔子刚溢香，就被它们的长嘴啄得眼眼窟窟，叫我们小伢子们空涎水。最为烦人的要算麻雀，每天都活跃在我们的视野中，早晨睁开眼睛，就能看到听到它们在窗台屋檐上蹦蹦跳跳，噪聒不停。麻雀不美也不可爱，头大脖子短，褐色羽毛缀着麻麻黑点。它们好像没有过停止活动一分钟，永远成群结队蹦蹦跳跳。特别是“双抢”季节，禾场里晒着黄灿灿的稻谷，麻雀黑压压，铺天盖地呼呼地从山坡上、竹林里、屋檐下俯冲下来，公开抢劫。大人们安排我们这些下不了田的伢子守在禾场里驱赶。这可苦了我们，从早到晚不能自由自在地玩。我们举着竹竿吆喝着驱赶，“轰”地赶飞一群，又扑腾扑腾地飞来一群。表哥跑十几里路到坦渡街上买了几根皮筋，砍一根树丫做成弹弓。表哥的手头准，一石弹出，准会有鸟落下，却又遭到这么些瘪嘴老人们的责怪：“造孽啊！造孽啊！你将来是要挨刀杀的。”我恨得牙痒痒，说：“将来我长大了，用炮把你们都轰死。”

离开竹垅这么多年，再难看到活着在天上飞翔的鸟，却偶然在一些餐馆酒店的盘子里看到剁成碎块的鸟兽尸。《晋书·苻坚载记上》称：“坚尝如邺，狩于西山，旬余，乐而返。”人在大自然的食物链